



書法家的個性

同赴福建省出席一書畫展活動的書法家婁耀敏說：「我不看落款，一眼就能看出哪幅書法是你的作品。」這大抵是因為我的書法有點個性。

每個書法家都有自己的個性，個性稍為突出點就會與眾不同。這個性未必是好的個性，譬如射書、盲書、亂書等等，雖有個性，但離經叛道，出格了，不足為訓。強調書法的個性，其實是書法家之所以成為書法家的原因。否則，千篇一律，就乏味了。

我覺得字要由生寫到熟，再由熟寫到生。如臨帖由生到熟的過程，就是愈來愈像。人人都臨王羲之，那由生到熟就共性愈來愈多。但再由熟寫到生，就愈來愈不像王羲之了——好還是不好，就看是否領略了王羲之書法精髓而走出自己的路。

歷史上的大家，無不是既能入古，又能出新。王羲之變古法為今體，張旭狂草如雲煙驟雨，顏真卿化厚重為雄強，皆是在深研傳統後，以個性賦予書法新的生命。蘇軾曾言「我書意造本無法」，黃庭堅評其字「石壓蛤蟆」，雖似調侃，實是對其強烈個性的認可。鄭

板橋的「六分半書」，融楷、隸、行、草於一體，看似「怪」，卻處處見其才情與匠心。可見真正的個性，並非拋棄法度的標新立異，而是在規矩中見自由，在傳承中見自我。

我有方趙古泥的印，印語是「多思必得」，意思簡單，就是多思考，就有所得。趙古泥平生治印在萬鈕以上，他的作品，或氣度雍容，或雄渾奔放，能夠師法吳昌碩而別出心裁、自成面目，成為吳昌碩最傑出的弟子之一，是「虞山印派」的重要傳人。他多思，思如何才能自成面目，這是關鍵之所在。

有很多人字愈寫愈熟，寫成印刷體，哪有什麼味道？我常說：「不是道道菜都放很多辣椒就叫湖南菜的！」書法亦如是，若只求工穩而無內在性情，終是匠氣；若只求怪異而無傳統根基，則是浮誇。個性如鹽，適量則菜餚生輝，過量則難以入口。唯有在筆墨中融入學養、品格與深思，方能成就既見傳統精神、又具個人面目的真正書法。

最後想補充一下，藝術要有誇張，但書法不是純藝術，有法度，小心別墮入江湖書法的陷阱。



姚珏

今年冬至，我過得特別充實。因為一家人終於可以團聚在一起，平時讀書的讀書，工作的工作，我更是要忙於兼顧樂團管理、教書育人和政協履職，所以特別珍惜在一起的「黃金時間」。我覺得一個家庭，最重要的就是在一起的時間，有一句話說得好：

「愛就是給予時間」。

「冬大過年」是廣東人從小聽到大的諺語，冬至團圓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由來已久。周秦時期曾將冬至定為歲首，即一年的開始，漢代稱為「冬節」，隆重程度不亞於過年。冬至這天，大家早早趕回家中團圓，寓意年終有歸宿，有「不返無祖宗」之說。

千年風俗沿襲至今，我覺得更有當世的意義。當今的社會，大家都在看手機，疏於交流，能夠與家人真正的相聚交流，用心地分享，真誠地聆聽，留下美好時光的深刻記憶，這特別重要。而且通過相處溝通的時間，還能互相學習，我覺得更有互相鼓勵、溫暖和治療的作用。

今年我特別忙碌，不管是在深圳港中大教書，還是帶領樂團到澳洲、意大利巡演，都做了很多新的嘗試。通過和女兒們的分享交流，我也有了新的啟發，看到了未來提升的空間。特別是，小女兒不是經常在香港，但她的觀察角度跟我的分享，讓我有不一樣的感受，去思考如何變成更好的自己。以前可能覺得，做媽媽的人，怎麼可能要小孩子幫助學習，但通過陪伴的時間、成長的時間，我已經看到通過交流互鑒，彼此進步的空間，我也在女兒的

幫助下，有了更大的動力去變得更好。

所以現在我特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因為給予時間的陪伴就是最好的關愛。一起交流學習、一起不斷進步，能夠變成更好的自己，也讓我對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持續充滿信心，去為社會做更多創新的事情。

上周我提過，前不久我去寧波大學主講了「做人做事做學問」名家系列講座的一場，這對我來說也是第一次，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這個講座系列，以前很多都是內地的兩院院士，擅長學術演講，但我平時更多的是作為演奏家的登台，要講一個半小時的人生感悟，還有配合PPT的展示講解，對我來說還是第一次。但最終效果還是不錯的。

我是真誠地分享我自己的經歷，作為第一次的嘗試我不再糾結細節的得失，我會肯定邁出第一步就是成功，分享的目標就是為了不斷地學習和進步。我喜歡和年輕的朋友分享交流，現場很多的學生問我問題，我覺得這種分享，不僅僅是傳承我的技能和感悟，更重要的是他們也給予我啟發和鼓勵，增強了我的信心。我覺得我們關愛年輕人，真誠地給予時間與他們交流分享，走進彼此的心底，也是極其重要的方式。

如果從小家想到大家，個人的感悟交流，家人的團聚分享，都是重視文化思維、人心相通。而國家的文明互鑒、民心相通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講好中國故事，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也是讓中華文化的大愛精神走向世界。



少爺兵

在內地曾獲得影后殊榮的劉曉慶、寧靜、何賽飛與兩位小鮮肉柯淳、邵子恒和香港女星劉嘉玲、張柏芝等人在討論「人妖戀」這話題時，雖各持己見，不過眾人卻一致認同「尊重不同的聲音」作為討論結果是最好的心態，而且這份尊重包含了「體諒和包容」的意思。

剛參與該節目的另一位女星葉童，在搞清楚討論話題的來龍去脈後，卻抗議眾人將目光聚焦在她身上，只因她曾和女星趙雅芝合演過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她所演的許仙一角深愛白蛇，用情專一而深入民心，是「人妖戀」的最佳代表。葉童說編劇將「人妖戀」寫得很浪漫，劇集無疑為她帶來光環，也使她成為話題的主角。不過就算是某些人口中的「渣男渣女」，仍有不少人覺得自己會是對方最愛的人，這段愛情結果如何？只有雙方真正相處過始有答案。

雖然有人附和葉童所言，但現實生活裏愛情始終是男女最嚮往、最憧憬的事情。旁人說什麼話，某一方都不以為意的「飛蛾撲火」地愛，儘管結局如何也沒有標準答案，有人為愛不惜一切，也有人馬上結束該段感情，對錯都在自己心裏，重要是那個人的感受和看法。在筆者身邊就有位演藝人頗「戀愛腦」，在眾友人的齊聲反對下，仍義無反顧地跟對方走在一起，甚至結為夫婦，無奈最終還是婚姻的失敗者，嘗盡苦果！

劉嘉玲等人亦承認婚姻關係中也存在很多不為別人所能感受到的事情，然而，劉嘉玲指自己只會向丈夫展示女性溫柔的一面和撒嬌。不過葉童覺得仍有男女被傳統思想的枷鎖所困，認為要男主外女主內才是「正統」，可是不論是男是女都是人嘛！也有脆弱的一面。但有人就覺得男人不應在人前灑下男兒淚，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若然哭了是「懦弱」的表現，然而葉童認為哭也是情緒宣洩的一種。男人為什麼不可以哭？太不公平了！彼此尊重乃人與人相處應有的態度，亦是「正道」！故此有尊重他人心態者才是「至關重要」。

人好心善



林爽兒

一個又一個節日即將到來，人們儘管心中的傷口還未痊癒，但或多或少會被節日氣氛稍稍掩蓋，暫時把傷口蓋住，鬆鬆曾經繃緊的情緒。

有位B大哥一個人生活，家人大部分分布在世界各地，香港只有他和母親，他的生活環境不錯，早已經濟自由，未到退休年齡已經退休，專心享受生活，在郊區買了塊地，用心規劃他的夢想屋，花了3年時間建成一間3層獨立的房子，但母親不想打擾他的生活，在另一個區居住，有兩個女傭相伴。其中一個女傭每星期去B大哥家中打掃屋企，煮飯整好膳，他偶而會請朋友在家中飯聚，女傭煮得一手有水準的中西菜，工作完畢她必回老太家中，因為朋友一個單身漢不方便呀！但會把事件安排得妥妥當當。

忽然想起小時候，祖母就常就着月光搓麻線。真奇怪，那樣昏暗的月光裏，她竟能將麻線搓得又勻又長，彷彿她的指尖生着一雙眼睛，能看清每一縷麻的纖維，能捉住每一絲流動的空氣與月光。我還想起，月光清潔地滲進窗櫺，祖母盤腿坐在炕上，膝上攏着一把捋好的麻胚，她垂着頭，月光便順着她的髮絲靜靜地淌下來了，在她銀色的鬢髮上，又覆上一層淺淺的白。祖母的手指飛舞起來。先是捻，輕輕地一捻，那些長長的纖維便甦醒了，驟然長了精神。然後是搓，左手捏住麻胚的一頭，右手指肚在上面散開的地方飛快地搓轉，麻線便從她的指間生長出來了，愈來愈長。這個動作她做了一輩子，指尖都磨得長出了繭子。夜深露重，她膝上的麻胚瘦下去，身旁的麻線卻一點點豐滿起來。冬月漸漸地西斜了，祖母才戀戀不捨地歇下來。我抬頭，望向天上的月亮，它卻未曾消減半分。

我喜歡冬天的月亮，就是因為我懷念童年，還有祖母、故鄉，一懷念，就讓我想起那些再也回不來的歡樂，還有綻放於高天上的月，於是對於光，也和她們一樣有着近乎本能的吝惜與敬畏。從它冰冷而又慷慨的揮灑裏，感受那點屬於自己的，溫熱而又跳動的光芒。月亮升起來，鄉野才變得格外明亮。



朋友舒適寂靜的家
作者供圖

《等待果陀》



湯禎兆

12月的香港，談《等待果陀》不必裝神弄鬼，反而要回到最世俗的問題：為什麼明知等到，仍要買票入場，坐定兩小時，陪兩個人原地打轉？鄧樹榮親導親譯的粵語版《等待果陀》，由林家棟、朱柏謙、蔡翰億、倪秉郎擔演，這幾位演員的號召力，在今時今日的香港似乎比貝克特本身更吸引觀眾。

林家棟在訪問中將這齣戲形容為「鬼佬佛經」，指戲中角色就像公園裏兩個「天花龍鳳」互相拗撬的阿伯，看似談論大事，實則全是我每天都會遇到的存在焦慮。這種說法很港式，成功將形而上的哲學拉回街坊層面。林家棟出身電視圈，近年在大銀幕表現愈見出色，但在舞台上，目前仍未能真正大放異彩。電視、電影與舞台劇畢竟是不同媒介，林在電視最出色，演法較形象化易明，這在舞台本是優勢，但面對艱深「離地」的劇本與對白，演繹概念需要極大的個人能量，這方面他仍需鑽研。正如他在電影《命案》中也有相似問題：演到了那個「形」，

最後，舞台劇普遍有個通病，即難在書面語與口語之間取得平衡。今次劇中最出色的，是倪秉郎，他演繹那段3分鐘沒太大意思的「思想」獨白，一口氣運算出文字，毫無差池且能量爆炸。這段對白最自然，因為聽來像朗讀書本。其餘部分雖加入了粗口，仍顯突兀，這始終是翻譯經典劇本的困境，希望香港舞台劇有天能真正走出這種語境。

說一些廢話



趙鵬飛

冬至已過，還似夏至，20幾度的氣溫，風也和煦，陽光不算灼熱。大棠的紅葉季已開始迎客，大潭郊野公園，山林水塘，溪流風草，新綠淺淡，舊葉蒼翠，仍不易察覺季節更替的蹤跡。站在水塘石壩頂上俯瞰，水碧山黛，微雲浮藍，遙想同一時節，曾在四川米亞羅貪看一日三色，峰上覆雪、峰中葉紅，峰腳層林盡染。南北風光迥異，不似人心，面上風雲不改，內裏早已百轉千迴，實在難以捉摸。

有一日下午，正低頭在本子上記老闆布置的工作事項，眼角餘光不經意瞥到窗上起了暖橘色，偏頭看了看，不覺自言自語說了一句，日要落了，遂起身走到窗邊。峰巒起伏的南丫島，正浮在海面上，背上駕着碩大一輪紅日，把周遭的海面、天空，都烤成了玫瑰紅。穿過玻璃的目光在火裏暖了好一陣，才猛然想起，對面的老闆椅上，還坐着在說着工作的老闆。

心逐外物思緒隨之飄移，不是心不在焉，是情出自然的自然而然。不是每一刻都要正襟危坐，都要有理有據，都要在舉止端方言辭懇切中提供信息量密集的價值。朱自清在《廢話》

論中說，得有點廢話，我們才活得有意思。看似未能提供有效陳述的廢話裏，含着有一種適切的情緒，把層層包裹的柔軟釋放出來，透透氣，也回回血。

有時候也會發訊息給不常聚首的朋友，絮絮叨叨，說一些無意義的人或事。

鄰居家有一隻深灰色的大貓，圓圓的，肉團一樣，靜寂寂坐在走廊上，目送我進電梯。

今天出門，又在電梯口遇到那隻貓了，像是專程提早出來送我。

下班回家，一出電梯，牠就等在那裏。不聲不響跟我回到家裏，轉了一圈，輕手輕腳，想是看看有沒有情敵。直到主人再三呼牠，才甩甩尾巴回去了。

我猜今晚牠又蹲在我家門。悄悄打開門，哈哈，嚇了牠一跳。

鄰居似乎是一對老夫少妻。老的都禿頂了，少的還披散着頭髮出進進。很友善的兩個人，在電梯間遇到了會主動打招呼。也不嫌我廣東話不標準。

走廊上堆了好多紙箱，像是有人在整理傢俬。連着好幾日也沒有見到牠，他們搬家了。

新搬來的鄰居，是一個外國肌肉帥哥，臂膀碩大，有一行英文刺青。人倒是彬彬有禮，會主動Say Hi。

我跑步回來，在電梯遇到了健身回來的洋人帥哥，味道有點大。

洗手間後面的陽台下，是一大片墳塋，月亮照得墓碑明晃晃。

今晚你不會做噩夢吧。不過不要怕，蔡元培先生也葬在這裏。他是講科學的人，絕不會裝神弄鬼入人清夢。

哈哈，我睡了，你隨意。

最近回了趟廣州，早上去大夫山跑步，森林裏遍佈四季桂，花枝繁密，清香氤氳，行至幽閉處，淤積於此的桂花香，宛若香窖，沾染得頭身皆是。信手採了一小撮，想着晚間泡茶時添一點香氣。吃飯喝水是為生存，焚香點茶是為生活。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常常是大用。



● 番禺大夫山的水杉景
作者提供



若荷

屋簷下的冰凌「啪」的一聲碎響，或是遠處幾聲犬吠，把這靜謐得更深、更滿了。若在書房，這時便該捲了卷，熄了燈，任那月光從縫隙裏流進來，臥在書桌上、地板上，心也只剩下一片空明，那一時刻的耳邊，能聽得見時間從身體上流過去的聲音。

冬月的人間，暖意便顯得格外金貴。月色再清寒，也割不斷窗內透出的燈光。家家戶戶的窗子，在冬夜裏看來，都像攢着一團暖。是父親收穫的新棉桃，被母親一點點採出的棉花，套進粗布做成的暖和的棉被裏；是街角烤紅薯的爐火，跳動在賣紅薯的老人的額頭上，然後通過一雙蒼老的手，傳送到食客們的舌尖上，飄出一股遙遠的甜香，撩撥着我們的味蕾。

若是雪後初晴，月光照在皚皚的積雪上，天地便是亮堂堂的。夜晚來臨，孩子們總捨不得睡，在雪地裏追逐嬉鬧，笑聲脆生生的，驚動了沉睡的月亮，整個村莊都在那片銀輝裏輕輕搖晃。而屋內，爐火正旺，一壺茶在火爐上吐着熱氣。家人閒坐，說些瑣碎的話。窗玻璃上蒙着一層水汽。這稠得化不開的人間煙火氣，才是冬日裏最扎實的慰藉。

看冬天的月亮，原是不必出門的。夜深人靜時，悄悄掀開簾子的一角，月光便似水似的漫進來，在地上鋪開亮亮的銀光，這光景，須得等到月圓。過了冬至，夜被拉得綿長，若是晴好的夜晚，一輪冬月當空懸着，一片清輝灑下來，天地間都彷彿浸在涼澈的水裏，它們流動着，便被人們寫成了詩，白日裏那點煩擾與塵囂，都給濾得乾淨淨淨了。

是那麼喜歡冬天的月啊。前幾日看夜景，突然就看到了月的光影。從古至今，我們都叫它月色，古人在詩裏，也是這麼寫它的。這月色，不似夏月的溫潤，也不似秋月皎皎逼人，而是帶着一種孤峭的明淨，從內裏透出溫潤，讓人一眼就忘不掉了，就像愛情裏的那個人。

冬月的光，是沁着寒氣的。走在鄉間的路上，影子被月光拉得又細又長，瘦瘦地貼在地面上。田壟上凝着若有若無的輕霜，月光一照，便會泛起一層層滋生的寒光。遠處那株老槐的枝杈，瘦骨嶙峋地伸向夜空，在水墨似的天幕勾勒出疏朗的風骨；門前的池塘裏浮着寒氣，月光漾在上面，也是形成一片朦朧的光暈，偶有枯荷的殘梗舉出水面，月光下，瘦硬地站成一句無字的詩。

冬月的靜，是能聽見呼吸的。風歇了，蟲睡了，萬物都斂了聲氣。只偶爾，聽見